◎文学聚焦

文化观、儿童观和技术观的进步

——主要以第十届儿童文学奖为例

刘　琼

儿童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和特殊的构成。说重要和特殊，与少年儿童这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有关。在少年儿童的人格塑造、美学教育中，各种形式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文艺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，怎么重视都不为过，当下中国社会也正是如此。对于少年儿童教育的高度重视，客观上给儿童文学提供了宽阔舞台，同时也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多、更高期待。

应该说，中国儿童文学目前进入了最有利的发展阶段——这不是凭空指认。大的背景当然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功能凸显有关。文化建设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，与道路、理论、制度建设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构。

具体到儿童文学，一方面，儿童文学格外受社会关注，儿童文学的外部生态环境好，舞台大，出版市场活跃；另一方面，名家大家与新进作家共同构成扎实、有层次的创作队伍，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内部生态。扎实和有明显层次结构的创作队伍的客观存在，确保精品力作大量地、持续不断地产生，确保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战略性和总体性。近年来原创儿童创作成就有目共睹，精品力作乃至经典名作不断产生，指标最硬。近年来一些作品和作家陆续获得国际大奖、国际声誉，曹文轩等儿童文学大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，表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高度已经与世界儿童文学齐平。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文学创作是一个需要不断踮脚甚至跳跃的运动，这叫发掘潜力，也叫激发创造力。高的标杆竖立在眼前，经验，可以分享，我们的儿童文学原创才有可能涌现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。也正因为这些标杆的存在，大家对儿童文学创作有了荣誉感，有了榜样，有了信心，有了兴趣。一批已经成名的成人文学作家的加入，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更加整齐，就是一例。鱼群不断引进优良品种，鱼缸才能保持活力，甚至战斗力。放宽视野，打破封闭状态，打破小圈子观念，创作的内部生态改变，儿童文学创作焕发出创造力和生命力。

2015年在北京京西宾馆，由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共同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会议上，大家提出了许多突出问题，比如出版系列化问题、创作同质化问题、年龄段分布不均匀问题、儿童观落后问题，等等，今天大多得到解决。2017年在八大处评审第八届全国儿童文学，评委们的突出的感觉是，儿童文学创作有了丰富性和层次感，精品力作共识度很高，包括小说、童话、幼儿文学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在内的多种类型都有一些成熟、优秀的作家参与其中努力写作，尤其难得的是，也就是大家可能分歧最集中的地方是，儿童文学创作文本风格具有极为多样化的表现，美学探索的步伐迈得很大。这是相当可喜的进步。

具体地，可以从文化观、儿童观和技术观三个方面来谈。

一是不忘本来、开放、开明的文化观

文化观是文学作品的灵魂，有什么样的文化观，就有什么样的作品。它是指导人物的行为行动的意识形态，是人物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表达，是人物对伦理道德的认知，是生命观和生活观。对文学创作来说，文化观是客观存在。文化观高级不高级、先进不先进，是一个上线判断。

具体到近年来儿童文学原创，文化观，比如可以具体化一些关键词，比如，世界观、历史观、民族观、生命观，等等。左舷的《纸飞机》写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日军大轰炸，写颠沛流离，写到非常态环境下美好人性的固守，生命的意义，生存的尊严。这种朝野皆存的气节散发出动人力量，通过文字一点点地向孩子们渗透。陆梅的《像蝴蝶一样自由》是本难得的哲学小书，是关于生命哲学的文学讲述，弥补终极问题思考和教育不足，恐怕是作家写作的原生动力。第十届儿奖获奖作品里，张之路的《吉祥时光》和史雷的《将军胡同》都是典型的文化小说，文学化的人物和他们的“义为”和“勇为”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文化观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“人”的认知。文学是人学，儿童文学直接给处在认知塑形阶段的儿童传授做人道理。塑造什么样的人，提倡什么样的价值，体现了文学写作的境界，也塑造了什么样的儿童。有什么样的儿童，就有什么样的未来。我们个别调侃讽刺残疾人的文艺作品在海外受到批评。这就是生命观的问题。表现自闭症题材的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次“孤独症”或“怜悯”之类的词，这是它的高明。郭姜燕的《布罗镇的邮递员》为什么能冲破各种竞争获得关注？它展现了普通人的人性里的干净、美好、生动、可信。汤汤的《水妖喀喀莎》也是这样，妖怪应该不美好，但这个水妖为让人喜欢，童话激发认知共鸣的“同理心”。

在“系列化”写作和出版萝卜快了不洗泥时，暴力甚至色情的作品并不是没有。一些低级实用主义包括现实社会一些落后的观念，现在也时而出现在一些作品里。这是创作者的文化观出了问题。

不忘本来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说的也是仁爱和平等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这种高级、先进的东西，应该是儿童文学创作原创的文化宝库。不忘本来，才能开明、开放。著名作家也是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上海开的书店就叫“开明”。开明是偏正结构，开放，才能明理，才会慧通世事、惠及他人。

二是辩证、健康、相对成熟的儿童观

儿童观不是对儿童的定位，而是关于儿童成长教育的理念观念。教育理念很难追求统一，但一个成熟的社会，对培养什么样的人，怎么去培养，应该有讨论，有思考，特别错误的甚至落后的观念和做法，必须予以警惕。近年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在这方面有特别明显的探索。《沐阳上学记》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，写了两个非寻常儿童的案例，一个是多动症，一个是自闭症，案例稀罕是其一，更稀罕的是文本对于这类儿童的处理或者立场，既不是抱怨、对抗，也不是一味的同情，而是采用松弛甚至正常的姿态，尊重生命，平静地承担。既没有蹲下，也没有俯视，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儿童。

三是古典和现代两种风格并峙的技术观

形式要为内容服务，同时也是内容的一部分。文化观和儿童观都是体，怎么用？技术非常重要。技术进步，是十届儿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。它打破了许多写作的框框。

所谓古典风格，主要指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风格的写作。散文化和诗化写作的《一千朵跳跃的花蕾》《小女孩的名字》以及京味浓郁的《红脸儿》《吉祥时光》《将军胡同》，都是这方面的典型。近年来，写作的返本求源，是一种自觉。中国的童年，中国式的讲法，识别度大，表现力更强。

儿童文学现代风格写作主要指文本的实验性、开创性，包括一些受国外儿童文学写作影响的写作。比如《布罗镇的邮递员》，它的元素不是典型的中国元素，但叙事节奏流畅洗练，人物形象生动出色，文本写作几乎无懈可击。

文化观、童年观、技术观这些年的变化，有很多原因，这些经验应该认真地总结并继续推行。一个原因，是作家创作的成熟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相关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以来，关于创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，创作和市场的关系，一系列问题得到探讨。特别是政府评奖的导向，舆论和评论力量的介入，对于创作的引导作用很明显。市场也是可以引导的。市场要看谁受欢迎，谁有受众。受众从何而来？受众是可以教育的，可以引导的。舆论和评论起的作用就在这里，可以通过引导受众而影响市场。

儿童文学创作繁荣与出版密不可分。感谢儿童文学的出版家们，他们为儿童文学搭建了巨大的舞台，通俗地说是做大了蛋糕。蛋糕可以是富含反式脂肪酸的人造奶油，也可以是健康的天然奶油，究竟提供哪一种给孩子吃，需要作家、评论家和出版家共同努力。

◎新作评介

申平小小说的立意和艺术个性

杨晓敏

20多年前，我还是百花园杂志社一名编辑，因为一篇叫《摔跤》的小小说，申平成为我重点联系的作者。虽然这篇优秀的作品并未大红大紫，作者在情节推进中体现出来的控制能力、语言表述上的个性化追求，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众所周知，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在上世纪80年代尚处于襁褓期，远未形成独立的文体形态，更谈不上成熟理论的引导和规范。众多的小小说写作，只能蹒跚在实践探索的路上，无法摆脱短篇小说写作技法的窠臼以及认识上的局限，多为脱水干菜式的缩写。像《摔跤》这样的小小说，作者在字数限定、特定环境的选择、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，自觉兼顾于一体，尤为难能可贵。它为申平的小小说创作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小小说易写难工，大多数小小说作者往往只能停留在以粗疏的文字来编织故事的阶段，能走到真正文学意义上的“作家”行列的，少之又少。小小说写作亦是一项寂寞又艰苦的差事，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的，更属凤毛麟角。让人欣慰的是，这两者，申平幸运兼得。

30余年，千余篇小小说，18部小小说集，小小说金麻雀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各种奖项50多项，作品还被翻译介绍到国外，进入大中专教材，被改编成影视作品。申平也因此获得“优秀专家、拔尖人才”“一级作家”等诸多荣誉称号。小小说对他回馈可谓丰矣！

这部《记忆力——申平小小说30年选粹》更是精益求精，优中选优，可谓篇篇精彩，字字珠玑。要从千余篇作品中筛选出32篇作品，对自己的创作做一次郑重总结与回顾，可见申平对此书的重视。这是一本精品小小说集，又是一本能较全面反映作家创作水准的小小说集。

申平是典型的实力派小小说作家，擅写传奇人物的命运，擅讲传奇色彩的故事。其动物题材的小小说创作，极注重象征手法的使用和宏大主题的有效表达，更是为他带来广泛声誉。以故事为载体，塑造人物，完成主题的表达，申平的作品，深度和好读兼具。

《记忆力》是一篇曲径通幽、以点显面的范文，有着丰厚的思想容量。一个人生活在群体中，用一辈子的努力，依然未能脱净少年时代的一记污点，着实让人对俗世喟然长叹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袭上心头。人性如此，荒唐透顶中透出某些冷峻的意味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，申平发表了《红鬃马》，这篇带着强烈的草原气息的作品，一经刊出便广受读者好评。此后，申平又一鼓作气创作了《头羊》《绝壁上的青羊》《中国狼》《草龙》《通灵》等让读者耳熟能详的动物小小说佳作。在这些小小说中，他或以动物为主角，书写动物世界的传奇故事；或以动物为载体，书写人性世界的美丑；或以寓言的形式，对社会上的某些怪象给以辛辣绝妙的讽刺。马、牛、羊、狗，狼、豺、虎、豹，家禽野兽，无一不可入文，无不写得精彩迭出。申平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。

《芒来的儿马子》，芒来与儿马子都带着草原特有的野性与神秘气息，人与马，演绎了一曲征服与被征服、爱与恨相互交织的自然悲歌，是申平近年来动物小小说中的佳作，也可视为他在动物小小说创作中的重大突破。2013年，《芒来的儿马子》获首届“钟宣杯”全国优秀小小说双刊奖。评语为：“申平的《芒来的儿马子》，有着神秘的地域文化、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冷峻的批判精神，打破动物小说的惯常写法，赋予一匹马以性格、思想和命运，让马的一生与人的一生交错辉映、互为镜像，从而传达出深沉的人生况味与深远的哲理意蕴。”

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是一宏大而深刻的主题，也是很多小小说作家所热衷的一个主题。把宏大的主题巧妙地通过生动耐读的故事形式加以表达，不但高效，而且极易使人接受。而把故事尤其是传奇故事讲得一波三折、九曲回肠、跌宕起伏又不纯粹猎奇，则为申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。近些年在南方的生活打拼，申平对文学的理解愈加成熟，也让他对小小说创作越加虔诚谨慎。

申　平

书中与动物相关的佳作之外，当然也有《记忆力》《瘸羊倌儿》等描写人性、人情世界美丑的作品。无论写人还是写动物，申平都坚持一个不变的创作理念：讲好故事，从故事里开掘生活本质。

“写小说讲故事不是目的，故事不过是一种载体，是形式，是塑造人物和完成主题的一种手段。故事有尽而其味无穷。”正是基于这样一份深刻的认识，申平才能讲出如此众多的耐人寻味的好故事。

小小说写作需要耐心持久的苦心经营，天长日久，日积月累，才形成自己的特色。小小说发展到今天，实际早已开始呼唤个性作家的出现。小小说篇幅短小，为作家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空间和可能。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等情况，确定自己的题材优势，然后潜心创作，不断拓展，在某一领域有所突破，成为个性鲜明的作家。

◎作家谈

我认为好散文是这样的

南　希（美国）

以一个曾经的编辑的角度看，我认为好的散文是这样的——好散文讲究黄金比例，而且要裁剪，要有感情浓度和纯度；也要讲究艺术手法。我看到的好散文有两种类型，一种是精致典雅，一种是大气真情。要么有灵，形而上；要么有肉，朴素到柴米油盐。当然散文还有许多种，最常见的是一种叙述性的，有完整的故事或完整的记述；后来又出现一些专门写心理的、情绪的、政论性的或记述性的长散文，特别长，动辄几万字，占据大杂志的专栏，我觉得不宜效仿，因为小作者不会有此殊荣。

散文最大的问题是语言，还有个性。但个性要在语言好的基础上把握。还有格局。

语言的问题主要是传承的问题。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，由于我们的文字和传统，使我们的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。比如古代散文的传承和白话文的沿革。

另外，我们的纸媒是散文集散地。我做文学副刊编辑很多年，副刊是散文的园地，培养了大量的作者。但也有弊病，其一是字数限制，可能被编辑砍得七零八落；也可能被迫写成“八股文”，比如命题作文，应景、应季作文等等；其三因为是约稿、应稿，也就难免有点言不由衷。

对于语言的传承，传承不是指阅读，而是阅读之时形成个人的风格。传承有个人条件，家庭条件。我看到有一些写得好的人，有几个共同点：第一，他们得益于诗歌写得好，善于在古典文学、古诗词与外国诗里吸取养分；第二，除了家庭的影响，还有个人性格的基因。作家的性格和体质，会影响其风格。换句话说，作家的风格一样是根据作家的身体条件而来，比如莫言的文字风格，自喻“如深海的庞大动物”，一副大鲸深海翻滚的图像。

江南作家卢晓梅的散文语言优美，风格婉约，玲珑风雅，有雕塑的凹凸立体感，有刺绣的层次参差，细腻延绵，真是“锦绣语言”的艺术享受，是“理罢笙簧，却对菱花淡淡妆”的古典情怀。

好的散文有好的细节，“细节里面有鬼神”。青青就特别善于观察和注重细节，她写大自然、写植物、写动物都比别人写得生动，特别有质地，自成风格。有一次，我跟她一起登嵩山，她一路教我分辨蟋蟀、蝈蝈、竹蛉的声音，指点植物、动物的名字，说明它们的习性和声音、形态的不同。这样一个经历丰富又有深厚积淀的作家，难怪她的文字充满了趣味。几天后，我看到她写了一篇《光线》——“清晨的光线清澈尖利，如银针一样。南希与晓梅走在林间小路，如同走进梦幻里，她俩的头发上镶着金边，身上披着金纱，她们走动，金色的光抖动着被撕破，我能听到嘶啦——裂帛一样。她们拉着手停下来，我看到那裂开的无边的金色复又合拢……”她的描写很独特，具有了她自己的“气息”。

冯杰的散文抒情很节制，所有的“开笔”然后都落到实处。男作家比女作家更少抒情，这大概是规律。最好的文学不该只停留在抒情上。举个例子，他最近有一篇散文里有一段“那一片白桦林”——

“是第几次看到白桦了？其中有一次是在俄罗斯看到……它们白蜡烛一般站立着，在点燃怀念。

北极村有制作桦树皮画的艺术家，第一次看到白桦树时，我就假设出一本诗集，一层一层，只在白桦树皮上写，孤本的诗集，然后付与风云。“

他先描写一点点，抒情一点点，“它们白蜡烛一般站立着，在点燃怀念。”还没有到渲染的程度，就自己停止抒情了，然后，接下来就是他的特色，用一句话把描写接着写成诗：“第一次看到白桦树时，我就假设出一本诗集，一层一层，只在白桦树皮上写，孤本的诗集，然后付与风云”。至此，这段散文就完成了从描写到诗意的过程。这样的文字看着才不疾不徐、疏密有致。

作家的修养从来都是不露声色的，越丰富越好。冯杰不但是一位诗人，散文写得极好，他还是一位书法家和画家，我这时就理解了他的文章为什么看似冲淡，实则极具章法。比如，他总是从一个实物开始入笔，开很小的小口子，然后深入下去，找到那个东西的形态；文章到最后，就如一幅字写到最后，那一笔怎样完整地收笔，或许是飞白，飞到云端不知所终，或落到实处，在角落里来一个朱印落款，这一切，在提笔之前已在心里布好局了。

修养从来不嫌多，都是不够用。

最后，散文最好还要有一点格局。散文是硬碰硬的文体，它需要有真情实感作底子。好散文是有情感生命的。这样的散文便有了个人的印记。因为读者来读文章，他最终是为了找到自己，他找到了自己才完成了阅读的过程，得到阅读的快感。因而人家来读你的文章，不能只给人家家长里短、婆婆妈妈，或者眼皮子底下那点事。等你真的通过思考和酝酿，真的有一点什么东西了才写出来，而且是用好的语言来写的，这才对得起读者。

有的散文是太过讲究形式，排比句从头排到尾，过于稠密，形式大于内容；有的散文止于抒情，注水很多，千人一面；有的散文仅仅说理，就像当下微信文章，成了宗教教化传单，也是千佛一面，这类散文，成了“新八股”文。

散文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气息。读者看到的是一段诗意，一个画面，或一种真性情和真气息。让他不敢松懈，一直要等着看完你的最后一个字。如此满足的阅读，读者都会喜欢。

我喜欢有感情容量的散文，言之有物的散文。